學案小識

卷八目錄

守道學案

學案小識卷八

守道學案

興縣孫先生

先生諱嘉淦字錫公號懿齋又號靜軒翰林歷官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少好靜坐誦讀之暇輙瞑目竟日讀書不泥傳注務返諸身心以求實踐年二十餘爲督學高文良公所識拔即得聞性命之學研求理學之書又請業於儀封張淸恪公所造益邃嘗謂人言朱陸異同此直好以口舌爭勝耳若實體則窮理主敬原不可分葢克己乃聖學主腦工夫但識己之所在凡所動念即

據禮追已從生究已終極即是窮理已克而禮自復即
是主敬所復之禮不外孝弟天德王道皆統於此即如
人臣受職但事事念及民生休養生息使之樂業安居
自能老者衣帛食肉而忠君親上之心不教而自生孔
子所謂至德要道孟子所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正
此意也生平惟以至誠待人自居鄉至立
朝未嘗作一欺人語與人共
國家事雖至親故亦侃侃無少阿不得已至於奏劾必
直告無隱爲總制時僚屬有過先以教諭不悛乃劾治
有可原又未嘗不爲平反也故受劾者不怨處心虛公

不以傾險疑人居常以八約自戒一曰事君篤而不顯二曰與人共而不交三曰勢避其所爭四曰功藏於無名五曰事止於能去六曰言刪其無用七曰以守獨避人八曰以清費廉取覩學安徽進諸生於庭講明身心性命之學纂近思錄輯要一書授之曰此聖學階梯也官國子司業以人才出學校而科目僅取文藝無禆實用請令天下學政選拔生員貢於太學九卿保舉經明行修者任助教學正學錄以經術造之三年考其成舉以佐用遷祭酒復上言別置學舍支帑爲膏火資學成第其等敘用示勸得

旨歲給銀六千兩賜學南官房三百餘間於是分堂撥住日給以肄業內外爲差嚴立課程令助教等分宿官署祭酒司業五日一會講後以尚書總理國子監事奏倣安定經義治事二齋法分條教授學者刮磨砥礪咸知實學成均之化稱極盛云先生奏疏百數十篇而天下傳誦者莫重於三習一弊其言曰主德清則臣心服而頌仁政多則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在臣民原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頌揚之不工者亦黜矣是謂耳習於所聞

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趨跄諂脅顧盼而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即是在臣工以爲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憚者疎久之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謂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士見之多而以爲無奇也則高己而卑人慎辨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爲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質之人而不鬬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見其所過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爲不踰令之所發概期於必行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

小人而厭君子是也今夫進君子而退小人豈獨三代以上知之哉雖叔季之主臨政願治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賢其臣孰不以爲吾所用者必君子而決非小人乃卒於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所獨才則小人與君子共之而且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則與目習投矣即課事考勞君子孤行其意而恥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勤則與心習又投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君溺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觀之而其貌悅目

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豈可勝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習爲之弊焉治亂之機千古一轍可考而知也我

皇上聖明首出無微不照登庸耆碩賢才彙升豈惟並無此弊亦並無此習然臣正及其未習也而言之設其習既已成則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見聽者矣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

願言

皇上之心也語曰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

人豈無過哉惟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大過且有小過可知也聖人在下過在一身聖人在上過在一世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也故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文王之民無凍餒而猶以爲傷惟文王知其傷也文王之易貫天人而猶未見其道惟文王知其未見也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欲望人之繩愆糾謬而及於所不知難已故望皇上之聖心自懍之也危微之辨精而後知執中難允懷保之願宏而後知民隱難周謹幾存誠返之已而眞

知其不足老安少懷驗之世而實見其未能夫而後欲然不敢以自是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間夫而後知諫諍切磋愛我良深而諛悅爲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夫而後知嚴憚匡拂益我良多而順從不違者推己而墜之淵也耳目之習除而便辟善柔便佞之態一見而若浼取舍之極定而嗜好宴安功利之說無緣以相投夫而後治臻於郅隆化成於久道也不然而自是之根不拔則雖斂心爲慎慎之久而覺其無過則謂可以少寬勵志爲勤勤之久而覺其有功則謂可以稍慰夫賢良輔弼海宇昇平人君之心稍慰而欲少自

寬似亦無害於天下而不知此念一轉則嗜好宴安功利之說漸入耳而不煩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視而不見其可憎久而習焉忽不自知而爲其所中則黑白可以轉色而東西可以易位所謂機伏於至微而勢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謂也是豈可不戒愼而預防之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大學言見賢而不能舉見不善而不能退至於好惡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驕泰者自是之謂也由此觀之治亂之機轉於君子小人之進退進退之機握於人君之一心能知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

則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肆者小人之媒而亂之階也然則沿流溯源約言蔽義惟望我皇上時時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舉不外於此矣先生之責難格非陳善閉邪爲何如乎視朱子誠意正心之說不亦後先同揆耶於此可以窺先生之學矣至其歷任封圻興利除害足埀後世者載在國史不具述

寶應朱先生

先生諱澤澐字湘淘號止泉少時專務該博多識强記而於聖賢切要之言反躬體察未得其要歸顧獨念朱子之學實繼周程而紹顏孟以上溯孔子自訾朱子者謂朱子爲道問學象山陽明爲尊德性分別門戶勢同水火久而莫釋伏取朱子文集語類全編讀之潛思力究至忘寢食初從中和舊說序己發未發說與湖南諸公答張欽夫說知其用功親切惟在靜中持守不敢昏亂動中省察不敢紛馳幾信朱子傳心之奧在是矣而又以爲靜中之動動中之靜終未融澈復不能無疑乃

玩答陳超宗陳器之林德九林擇之書玉山講義及太極圖說西銘解註遂恍然悟夫未發時四德渾具自有條理已發時四端各見品節不差而語類中陳北溪所錄窮究根源來歷一條爲教人入門下手處蓋學者先識理義大槩規模於胸中而日用之間整齊嚴肅惟從莊敬涵養中窮究根源來歷如何皆有以察夫天命之極致而真知之而固守之如是則義理始爲我有而用功精進與曩時意趣迥乎不同誠有見夫靜則昭昭不昧而天理渾淪之原於此而存動則井井有條而天理脈絡之分於此而發一動一靜雖有體用之殊而體常

涵用用不離體靜固凝然動亦凝然境有萬變心體則一凡經書子史所爲妙道精義者活潑洋溢皆統攝於此融洽於此此此先生四十以前之梗概也由是深信朱子居敬窮理之學爲孔子相傳以來之的緒有不可得而移易者蓋居敬者存其天理之本體而非空寂窮理者窮其天理之條件而非外馳故從來道問學莫如朱子尊德性亦莫如朱子彼夫爲朱陸同異之說妄以尊道分塗者固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卽學朱子之學而居敬不知體認已發未發斯理流行之實徒矜於貌言視聽之間未免昏憒紛擾徒勞把捉窮理不知推尋性情

體段身心源頭之實遽徧觀夫天下事物之繁亦未免失卻本領汎濫無歸是則所謂居敬者豈朱子之居敬而所謂窮理者豈朱子之窮理哉先生蓋積十餘年從朱子書中加精思實體之功而後信爲學脈不易之傳也其朱子未發涵養辨一曰主敬存誠即所以涵養於未發以貫通乎已發實用力者自喻其微然朱子未發涵養一段工夫原極力用功後儒爲之諱者其防微杜漸之意自有所在特以陽明晚年定論一書取朱子言收放心存養者不分早晚概指爲晚年以明朱陸合一定學者紛紜之議若更言涵養是羽翼陽明無以分朱

陸之界故概不置詞俟學者自爲尋討可謂用意深遠矣然朱子涵養原與陸王兩家不同乃有所避忌不顯明指示無以闡朱子涵養之切要且益增章句文義之譏而目爲道問學之分途矣縱有言及者又似自陳所見按之朱子涵養切要之序不甚相合蓋朱子於程子未發之旨辨之精有一毫之未當不敢以爲是思之切有一毫之未信不敢以爲安驗喜怒哀樂之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延平得之豫章以上承龜山伊川者也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程子之言也與其信程子轉相授受之言不如信程子之言親切而有味是以用功於

察識端倪而不以觀心於未發爲然然惟其辨之精思之切有一毫之未當未信者不敢以爲是而安故於季通辨論之餘疑而悔悔而悟反覆於程子諸說而自覺其少涵養一段工夫也朱子悟涵養之旨自己丑始悟涵養之旨無諸賢之弊亦自己丑始集程子諸說參而求之會而通之因疑心指已發之未當而不可信始悟心兼體用必敬而無失乃所以涵養此中必實致其知日就光明而學乃進也悟心兼體用而有涵養於未發貫通乎已發之功則向來躁迫浮露之病可去而有寬裕雍容之象矣悟敬以涵養又必致知則絕聖去智坐

禪入定歸於無善無惡之弊有所防而陽儒陰釋之輩無所假借矣自此以往涵養之功愈深所見愈精本領愈親如涵養於未發之前則中節者多湖南諸友無前一截工夫則有答林擇之書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則有答胡廣仲之書此尤章章可考者也夫以朱子好學之篤功力之專自不數年而體立用行然猶需之數十年者亦有說焉答呂伯恭周叔謹輩往往從涵養中自見支離之失而不諱固所以致友朋箴來學而自己之由疏而密由淺而深亦層進而有驗蓋涵養而略於理者易涵養而精於理者難涵養而處事不當

者易涵養而事理合一者難涵養而偏於靜者易涵養而動靜合一者難朱子自四十後用許多工夫漸充漸大漸養漸純至丙午答象山有日用得力之語至庚戌有方理會得恁地之語又曰幸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所謂涵養於未發而貫已發者心理渾融無間而歸於一矣要其用功一遵程子涵養之序如此此直上溯伊川以接子思子之脈者原與後世陽儒陰佛假未發之旨以實行其不思善不思惡之術者較若黑白亦何爲有所避忌而不言哉或曰子言朱子涵養之序詳矣彼援朱入陸者方爲晩同之論以混於一吾子之言

得毋中其欲而賫以糧乎曰不然彼良知家多言朱子晚年直指本體以示人今朱子之書具在如答度周卿晏亞夫潘子善孫敬甫諸書皆六十以後筆皆以涵養致知爲訓曷嘗單指本體乎其言涵養也莫精於答呂寺丞純坤不爲無陽無知覺之事而有知覺之理其言進學在致知也莫精於答張元德橫渠成誦之說最爲捷徑此皆甲寅戊午後之言又何嘗不以涵養致知爲訓又何嘗單指本體與良知家有一字之同乎如單指本體不惟理不能窮中無所得卽所養者亦無理之虛靈知覺正朱子所云一場大脫空者亦不俟朋者而知

之矣其辨二曰朱子之色莊言厲行舒而恭坐端而直言貌之涵養者然整容正坐緩視微唫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讀書之涵養者然靜而常覺靜之涵養者然動而常止動之涵養者然仁之包義禮智也求仁之涵養者然仁義禮之歸於智也藏智之涵養者然歷觀朱子註疏纂輯刪述粹精之理居官事君治民忠愛之道立身行事之大小無不皆然此所以動靜周流皆貫通於涵養未發之中者也然其間尤有當辨者朱子曰敬字工夫貫通動靜但以靜爲本言乎主敬而靜也程子曰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言乎主敬則無弊主靜

則有偏也二說不同亦自相須必以敬爲主肅然收斂無有雜念乃是性體此下手要著敬到熟處自然一念不雜而靜朱子無時不敬無時不靜敬靜一者也若有意於靜而不知主敬誠有如程子所言者故朱子答胡季隨呂寺丞講戒謹愼獨二節言徹頭徹尾隨時隨處無不致其戒懼之力於獨之起處尤爲切要更加謹懼所以涵養須用敬庶幾有未發之中以省已發愼所已發以全未發之中而用敬用靜之不可不辨也朱子言未發見於語類者詳見於文集者僅答擇之廣仲數書其他不多有惟答呂寺丞再三言之至於辨以未發爲

太極爲不是未發者太極之靜已發者太極之動尤極細密若以未發爲太極勢必直趨靜寂一路不至於遺棄事物專守本體不止故答張元德有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卻是釋子坐禪之語謂延平行狀下得重者殆指此耳試取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書讀之至靜之中而四德畢具渾然一理有燦然者存是安得第言未發不詳所以涵養即所以立人極而陷於無善無惡之說此尤不可不辨也觀此則先生之涵養主敬可知矣他若朱子格物說辨一格物說辨二讀中和舊說序讀朱子語類讀朱子答陳超宗程允夫何叔京書讀朱子答

黃直卿書太極圖說仁說讀朱子答程允夫書以及坤
復乾艮四卦說主靜說性情說選讀朱子文目錄序選
讀語類目錄後序書南軒先生集後跋陳安卿先生集
書羅整庵先生答王陽明先生書後共學山居講義驥
沙東川書院商語示進兒示輅姪等篇大抵皆發明朱
子之精蘊以爲教者也而從居敬以透主靜消息白田
王先生極不以爲然謂旣曰主敬又曰主靜心有二主
自相攖拏非所以爲學見白田草堂存稿中先生所著
有輯朱子聖學考略朱子誨人編王學辨先儒闢佛考
陽明晚年定論輯文集八卷

河陽趙先生

先生諱士麟號玉峯歷官吏部侍郎從自己身心倫常日用貼實講來貼實做去明白簡易的有把握其敬一錄曰心者人之神明萬理本然具足但不可任當下之人心為心故孔子言從心必曰矩焉孟子恐人任當下之人心為心也故指示之曰良心又曰本心焉本心即道心也堯舜大聖人也於人心凜凜乎危之曰人心惟危成湯大聖人也於心兢兢乎制之曰以禮制心文王大聖人也於心抑抑乎小之曰小心翼翼以顏子之賢也其心僅三月不違仁焉天地之大也於復乃可見天

地之心焉孔子有舍則亡之戒孟子有求放心之言又察害於其政必由生於其心使心而可不求也則古人不必有多功使當下之人心而可任也則塗人且可等於聖人矣若同一途而喜怒有偏意見未化物我未一踐履不純亦屬人心矣見孺子而惻隱見委壑而有泚以直而動動以天也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心也卽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也外此則異端也然則求之功將安在與曰莫若居敬以窮理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人之能事畢矣又曰中庸原附於禮經大哉聖人之道一章前說禮儀後說崇禮下章卽說禮樂故此

章禮字重不可看輕後人麄視禮儀精視聖道故分大分小不知仁義禮智皆性即皆道也聖人別之爲三百又別之而爲三千凡所以裁成輔相者無不具是德性德性即是無形之禮儀威儀禮儀威儀即有形之德性世界若無此禮撑持便天坍地塌三綱不立九法不章萬物相戕相殺矣今萬物各生各遂何一而非禮維持上天下地何處而非禮充塞發育峻極不在三百三千外聖人之道亦不在禮儀威儀外又曰理者妙形與氣與數而爲言也未形未氣未數理則兆焉有形有氣有數理則具焉無形無氣無數理則漠焉不離乎形氣與

數而亦不墮乎形氣與數其至妙矣乎人知理之形則形與天地一知理之氣則氣與萬物通知理之數則數與鬼神合知形而不知理則形其形知氣而不知理則氣其氣知數而不知理則數其數又曰六經大旨盡在論語無大過是易經大旨允執其中是書經大旨思無邪是詩經大旨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大旨人而不仁如禮何是禮經大旨人而不仁如樂何是樂經大旨是先生之學也先生宰容邑首殲巨盜後更蕩以祥和一時士慤民恬簾垂篆裊熙熙然遂古風矣其後撫越撫吳教士化民移風易俗猶之乎容邑

也著有金容會語武林會語金閶會語撫浙條約撫吳條約先生之政其卽先生之學也歟先生初亦謂陽明致良知三字爲作聖眞血脈及作朱子全書義序乃謂朱子晚年定論之說爲禪學者之僞作以欺世誣民蓋其學之歸宿在紫陽不在新建可知矣讀書堂綵衣全集四十六卷詩居其大半千古遐思四時佳興可以想見其襟懷焉

梁溪嚴先生

先生諱瑴字佩之號生軒布衣性孝友家貧屏跡不出訓授生徒以養親篤學好古於經史百家靡不精究尤潛心於易復攻春秋嘗課其弟穀曰讀書以理學爲主吾自得高子遺書方知有歸宿地既而與鄉先生講道東林高公彙旃推爲主席作重修道南祠記又相與輯高忠憲公年譜高子節要東林書院志諸書學政某慕其名貽以額曰力扶正學杜門終不一謁其易說曰龍本有首以天德之不可爲首也故剛而能柔有而若无所謂見羣龍无首而非猶夫夢夢焉无首者爾不然首

出庶物又胡爲稱也惟首則爲庶物主亦惟首而无首則萬國各得其所而咸安是道也无爲恭已虞舜以之抑在下亦有然歟曰居深山而同野人是之以爾乾初象潛龍靜觀君子之藏坤初象履霜俯視小人之出聖人之於微陰賤之惡之也如是修道之謂教旣薦之教也皇極之敷言也神道設教盥不薦之教也皇建其有極也往來不可絕憧憧不可有不往不來其學也禪憧憧往來其學也俗不久得禽則爲王良之詭遇久安得禽則爲宋人之守株彼之貪也巧此之貪也拙小人用壯不學禮也學禮則爲知方之勇君子用罔不致知也

致知則爲必明之强知復之來復可與言天德知解之來復可與言王道无妄之疾來之速去之不可速苟負屈而必鳴被謗而必白是始之外邪終將內毒乃益其疾也所以勿藥有喜損之疾攻之速去之不可遲苟有諍而不急從聞過而不急改則生理鮮矣醫雖良能續乃命於天乎所以使遄有喜剝不利有攸往陽不可盡夬利有攸往陰不可留豐巽上爻皆人臣之欲保終者豐則峻宇危垣居高而絕物巽則卑棲俯伏喔咿而栗斯一爲怙權恃位之老奸一爲吮癰舐痔之鄙夫皆凶道也舍嚴祖而暱慈妣雖有童心不失天性失主脊而

安臣分雖無慼悟終鮮怨懟皆過而不過之義悔雖向吉然未離凶蓋猶有疵者存也吝不遽凶然漸遠吉蓋已有疵者起也凶爲大疵悔疵爲凶之將終吝疵爲凶之方始故皆曰小疵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緜一致而萬殊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緜萬殊而一致先生俯仰古今取身取物皆於易平見之是可以知其所得矣所著生軒易說之外有易同春秋論春秋集說尚書講義四書講義生軒存稿

翼城王先生

先生諱端字子方號任庵布衣學以思得之養其心以合乎理定其性以全其天嘗曰心者一身之主宰也理與氣合則爲心以理御氣則爲敬敬則中虛虛則外邪不能擾敬則中實實則天理無不違敬則明不敬則昏敬則勤不敬則惰敬則淸不敬則雜敬則細不敬則粗敬則樂不敬則戚敬則大不敬則小敬則可以成人而至於聖賢不敬則流於邪僻而無異禽獸然則有志於學者可不敬乎哉又曰大學言學中庸言道由大學而歸於中庸所謂君子學以致其道也學所以養此心心

所以體此道學而不以心則其爲學也浮靡而已心而不以道則其爲心也情欲而已大學言心未嘗詳言心體也言所以養此心之方也曰至善曰天之明命非全不言性也未嘗詳言性體也蓋言爲學次第未遑及心性之精微也中庸言性明道之大原也心者性之郛郭斯道之總會也中庸言道不可離直指心體而言也曰不睹不聞者心之靜也曰獨者心之動也曰中和者人心本然之妙也至於誠云者則以實心而言也雖無心字實詳於言心也近世儒者以爲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非確論也其定性齋倡學序曰道原於

性性命於天無古今之異也無遠近之間也無聖凡之別也人生兩間既已爲人矣豈可甘於禽獸既已爲士矣豈可安於下愚既已有志於學矣豈可或作或輟半迷半悟而不以大成自期哉雖然自立亦甚難耳教衰學廢求師而不得可尊之人擇友終鮮方正之侶質薄氣弱欲自附於先儒之徒吾知其妄也予生八歲而習句讀十二而求文藝十六而志於聖道獨行獨勉二十四而粗得其大略乃不幸卧病二載兩目失明不敢復言學道矣庚午歲病瘥身强雖目不見字耳聞而口誦日有少進乃復自奮每讀書有得命子錄之名曰學思

錄如是者旣四年矣言之而聽者誰與倡之而和者誰與不敢以語人也不敢以强世也抑予有大不得已者也功名可以成敗論學問不必以成敗訐予所自信如是料賢者亦共諒之未嘗言之不可謂人之不我聽也未嘗倡之不可謂人之不我和也況少年之中天資明敏習俗未侵年富力强烏知其不欲深造於斯道耶獨親師取友終不可得先賢不復作矣其誰有以倡之苟有以倡之雖質薄而氣弱吾知其必奮也李子懷德劉子昌祚從予學其爲人敦篤忠信可與於堯舜之道助予以倡後學予於二子有深望焉時値癸酉七月朔日

啟告先師先賢講學輔德請自今始無牽於聲利無惑於流俗孜孜矻矻死而後已庶幾聞風而來者咸知聖學之可復聖道之可求云先生以一盲者不敢自廢成已而即以成人斯何如其志願何如其識量哉

吳江陸先生

先生諱燿字青來一字朗夫進士歷官巡撫自幼立志以古人爲期有體有用務切時事不作空談而窮理盡性之學見之於文集中者讀之親切動人其原善曰人莫不有本然之性亦莫不有後起之情識覯於人之慕善恥不善而知人之性本善旣本善矣而復有性惡善惡混之說者據後起之情識陷溺旣深者言之而非人性之本然也涉於事交於物而情識參焉始或見善而不知慕見不善而不知恥善惡之間若相混然繼或以其慕善之心易而慕不善恥不善之心轉而恥善則似

有惡而無善矣然非眞以不善爲可慕善爲可恥也直謂不善爲善而慕之之心仍一慕善之心也善爲不善而恥之之念仍一恥不善之念也故曰恥善慕不善而慕善恥不善本然之性仍在人性皆善益信吾儒之言爲不誣也善之與惡至不同類乃至以慕善之心易而慕不善恥不善之心轉而恥善何哉曰緣其視善在外而不曰吾本然之性是以其於善也亦皆有所利焉伯夷比干人之所同慕也學伯夷而可以不餓學比干而可以不死則伯夷比干接踵於時矣如伯夷比干而必餓且死則何伯夷比干之敢慕苟或馮道人之所共恥

也學荀彧而必不使冒爲聖人之徒學馮道而必不可奉爲因時大臣則荀彧馮道絕迹於世矣乃荀彧馮道猶有聖人之徒因時大臣之目則何荀彧馮道之足恥餓且死人之所大不利也身享富貴而沒後有聖人之徒因時大臣之目人之所大利也於是決然不爲伯夷比干而荀彧馮道之歸何怪乎以其慕善之心易而慕不善恥不善之心轉而恥善也哉覘善在外而有所利焉其弊至於如此安得尙有本然之性存乎曰是人也度必有爲之說者曰父命當遵遵而亂嗣不爲孝君過宜諫諫而傷體不爲忠是人也乃眞以伯夷比干之所

爲爲未善而學其非伯夷比干者以爲善是以善爲不善而恥之之念仍二恥不善之念也帷幄與謀使其主不親爲弑逆可無慚於往聖文獻攸屬使其典不至於墜地終不愧爲者成是人也乃眞以荀彧馮道之所爲爲善而不爲荀彧馮道者乃非善也是以不善爲善而慕之之心仍一慕善之心也故雖當陷溺旣深之後而本然之性如人身命門之火介在兩腎之間苟一星之未滅尙生命之可圖使當其情識之參早爲警覺灼然知善惡之攸分如白黑之易明方員之難合南北之不可易位而上下之不可倒置也是必無見善而不知慕

見不善而不知恥之患而後此者益無慮矣子思子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此之謂也然則善何在曰本然之性仁義禮智信五者是已其涉於事交於物則爲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是皆有藹然秩然確然毫不可易之準則焉無利害得失之見眩其中而奪其外是謂明善適完我有善無不善之本體是謂誠身讀吾說者當益知人性本無不善而吾儒之言性爲不可誣也仁義禮智信五者人亦知爲本然之性而求仁而每得不仁行義而每得不義欲合於禮智信而每與禮智信相反者豈皆有所利焉而出此曰固也浮屠老

子一外君臣去父子屏妻子斷諸昆弟朋友之緣而謂可以仙可以佛於是有煦煦以爲仁孑孑以爲義虛浮狂誕以爲禮智信者而一二儒生又以因果報應之說爲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驗爲之而效則急於再進爲之而不效則疑而自返彼其於吾人之言善也若飄風之過耳焉是與於恥善慕不善之甚者也烏覩所謂本然之性者哉作原善又書張嘯蘇天人篇後曰天人一氣呼吸感通益見修吉悖凶惟人自取今人行一善事即期福報久之寂然謂天果夢夢不以厝意也然見作惡之人曾不旋踵顯受殃禍又謂天之報施似急於

癉惡而緩於彰善者不知有望報之一念即日降之福而常見其不足猶人血肉榮衛日受滋養而初不知感及内有臟腑之憂外有瘡瘍之疾藥餌鍼砭攻救並施如所謂毒疽潰癰決而去之不惜者然後知向者之飲食起居晏然無事皆所以報其無病之軀天之降福於人猶是矣豈曰緩於彰善哉第善亦有辨苟非讀書窮理將日從事於不善以為善為之愈力不善之及人愈遠天之欲決而去之當不啻其毒疽而潰癰也如教子弟之徒以詞章功利待朋友之徒以聲氣黨援事上官之徒以逢迎餽問治百姓之徒以寬縱因循凡人之所

謂善皆天之所謂不善以是而責報於天妄有不爽然者然則人宜朝夕自省曰吾之所爲其毋乃爲疽爲癰爲天所欲決而去者乎而奈何飲食起居猶得晏然無事乎如是則不善之途塞望報之念消天人感應之理眞見如心之主宰乎四肢百骸而不可遺矣先生之言親切類若此集中書序記說以及稟啟條議檄札約示諸體皆能抒寫人心之所同然宣道物理之所各當隨時隨地隨事隨勢各還其所必不容已故言之可行行之有功所過之地既沐其清風更思其仁政久而不忘如山東湖南其明徵也所著有切問齋文鈔分學術風

俗教家服官選舉財賦荒政保甲兵制刑法時憲河防十二事皆近時之急務所選亦皆補救世道之文惟學術中邵念魯學校論欲廢宋儒諸書自附於文中子焚經之意狂悖不足校豈不大干

功令乎先生當時蓋亦擇之而未審歟

昌樂閻先生

先生諱循觀字懷庭居平去妄念除閑思一言不敢欺一步不敢苟事親則孝事君則忠交朋友則信循循然醇儒也其困勉齋私記曰居敬窮理是一事靜坐覺有閑念即是不敬正念相發即是窮理又曰寢後將一日言語行事存心思其是非善惡而內自賞罰之日日如此必有進益又曰不眞知則勉持之而不能久眞知而行之如饑渴之於飲食矣故知止而能得也又曰存心處事當與古人較得失不可與今人較得失恐臨深爲高小善自足又曰謹小愼微非迂也大小巨細總是一

理些小不在理上便是欲小事苟則大事必苟矣理欲大小之分一故也故一事不慊他事做來都覺費力致曲之功可不務哉又曰譽有益於名無益於實毁有損於名無損於實故君子務實而已不以毁譽動於中也又曰有人待我以橫逆便當思聖賢處橫逆是如何有人愛我敬我便當思聖賢處人愛敬是如何推之凡接物應事皆然隨處精察而處之務當於理則近道矣又曰林氏逋曰涉世應務有以橫逆加我者譬猶行草莽中荆棘之在衣徐行緩步而已此最爲處橫逆之善法又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又勉强爲善勝於因

循爲惡又耳不聞人之非目不視人之短口不言人之過又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又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聞又子不可待父慈而後孝弟不可待兄友而後恭又兄愛而訓弟恭而勞夫和睦而莊婦守正而順又寡言擇友可以無悔吝憂辱又檢身以正交際以誠又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之惡不曰義皆名言也又曰程朱只是教人主敬所謂主敬非迫促束縛之謂但要時時提醒此心在這裏便能照管許多道理詩云於緝熙敬止只常明處便是敬不敬則中無主而昏書曰顧諟天之明命亦緝熙之義也

又曰隨其所處須想現前是甚境地古人必有以詔我矣又曰聖門爲學只是從事物樸實頭力行去一貫之旨性道之奥聖人罕言學者亦未嘗妄意今爲學多是躐等欲不躐得乎又曰聖門高弟顔曾爲最三省之語四勿之箴抑何親切平實也學者可以知所用力矣又曰上蔡云去卻不合做的事則於用敬有功予補其意云存得常不散的心則於集義得力程子所謂敬義夾持又曰學者於此理既知之矣更反覆思之體驗既久涵養既熟自然中心悅豫若方稍稍知得即置之而他求如有所迫而然者心氣勞耗所必然矣又曰數刻之

言不終日之事有初能自立而漸失其本心者氣易勝而志易奪乃如此又曰凡人做一事能全然不用權術者鮮矣明道謂人之患在用智也一用權術雖是好事皆爲不誠無物又曰言語行事一一反之於心此善邪惡邪誠邪詐邪又曰忿欲不能不過懲窒之道未盡也於不當忿之忿猶或知所遏抑至事之當忿則遂過矣於不當欲之欲猶或知所裁制至欲之可求則遂過矣須於氣已動時更持其志又曰教民之道在躬行以率之自處於貪不能責民之廉自處於肆不能責民之恭自處於僞不能責民之信又曰明不可學而可學寡欲

窮理習事明之方也又曰血氣之勇非必不正也何以異於義理之勇此幾微之界須自精察葢先生工夫纖悉俱到於義理毫釐不差有如此者其去惰堂記曰善醫者必察知病之所在度其虛實審其緩急而後可治疑而試以藥未有能去者也既察知病之所在矣又期於力攻而必去之夫風寒暑濕旦而感午而發者易攻也至於極虛勞憊其本由於情欲飲食之不度近者數年遠者數十年而後發其積之也久則其中之也深而藥之也難幸而治之得其道且攻之力矣則又必謹其所養而後幸其不復不然則發不旋踵且加厲焉何則

氣血寖薄而不支也爲學者何以異於是觀二十後乃有意於克己之學始而求其惡以爲喜攻異氏爲邪僻之說於是取聖人賢人之書伏讀而繹之究其明達正直之旨志念稍稍就實然於吾道階級尙罔然不識其安放久之知心實多欲以多欲之心求道是狠羊同牧而莠禾並埶也於是强制吾欲省之念慮察之行事庶幾效法於克伐怨欲之不行焉者然時復横決其決也或旋能自制或久之不能制復自念曰欲之所起由於爲善不誠不誠則不知爲己而欲潛伏因縱事於謹微而求誠一念也必勉以勿欺一事也必要諸忠信自是

私僞之萌頗少於前萌亦易除然終不能禁其萌也年來屢興屢躓德不加進業不加脩每一念及輙獨坐嗟咨發憤流涕或夜未半而耿耿不寐以至曙困極橫極忽若有誘其中者乃知吾之惡曰惰要在去惰而已矣惰於實踐故終不能釋然於異說惰於矯其所便安故力不能繼惰於去僞故恒心不堅夫不力警其惰而第浮游從事於三者譬治病者昧其本而姑試之於標其不至劇則幸矣雖然惰之爲惡陰弱而難扶其中於吾心者三十年矣是皆平日頹放恣佚之所積不任譙訶督責之所致如勞憊然非終身克治以藥之未易變非

戒謹恐懼培其根本以養之未易强且恐年力日衰心神彌耗中道而廢將一蹶不可復振其終流於小人之歸則大可哀也乃名其堂曰去惰且臚爲三目以自詔云其目曰存省勿忘躬行勿怠常業勿廢其醉醒語序曰醉醒語者安邱文超劉子之所著也其言多辨流俗之惑而於闢浮屠也尤力可謂自信者也浮屠之說足以怵天下愚夫愚婦而使之必從而先王之禮多因之以壞士大夫雖知其非而往往效之非獨牽於俗亦其無以自信而動於禍福故也觀劉子之書不惑於此豈非難哉佛入中國幾二千年矣唐以前其患猶在於禮

俗至宋乃並爲學術之害自程門高第弟子已浸淫其中朱子所以力辨也有明王氏更唱異說以掊擊朱子後學師之其失彌甚由嘉靖以及祟禎門戸繁興各標宗旨大半支離於無善無惡而已夫所謂無善無惡者卽金剛經之離一切相維摩詰之法無好醜圓覺之性自平等無平等皆是物也故達摩慧可輩以爲覓心了不可得覓罪了不可得覓心了不可得則無善矣覓罪了不可得則無惡矣無善無惡則妄行而任智矣近世士大夫猶多好其說至或㫒言訶章句詆集注尤可駭嘆昔陽明王氏見門人非朱輒怒止之葢平日之掊擊

特欲以伸己說而終不欲自絶故摘取緒言以竊附焉今則橫議無忌矣陽明所快一時之論而不知禍之至此與劉子所闢佛之粗者也有能本聖賢以來之旨明中正以黜邪淫以正人心如劉子之不惑者豈非劉子所待於後者哉其文士詆程朱論曰予觀近代文士以著述自命者往往傳會經義以立言然於程朱之學則或者尋釁索瘢而深寓其不好之意予惑焉夫程朱之言卽六經也學者苟近思而求之則有見其理之一而本末之無殊致矣然而攻之惟恐不勝者則是未嘗致思於其間也夫未嘗致思於其間宜若六經之言皆有

所不好焉然而崇之惟恐其不至者則是刦於勢而不敢犯也夫人雖甚愚聞有非毀聖人者則怒斥之矣衆人皆以爲嚴而一人以爲侮而不之顧將如大惡大罪之犯衆誅焉至於程朱去今未遠無聖人之號稍有異議亦不甚怪於是以其宿怒積忤於六經之義盡發舒於程朱而不能復忍者其勢也又有說焉文士所愛者辭也六經之辭古雅深奧利於引据增文章之光悅故雖棄其實而猶取其華程朱之言直陳事理或雜以方言無彫琢之觀華實兩無取焉而其言又顯切近今情事足以刺譏吾之所爲而大有所不利則安得不攻也

哉然不敢攻其大者何也其大者君臣父子之經修身
治人之理皆燦著於經詆之則爲詆經詆經則犯衆誅
故不敢乃考其訓詁字義考論故實之異於他說者窮
極其辨至剌剌累幅不已或詆之爲愚爲愎嗚呼六經
程朱之所傳者非字義故實而已也其道在於君臣父
子之經修身治人之理人道之所以經緯天地之所以
貞固鬼神之所以昭明者皆在焉如以字義故實而已
則古之善是者宜莫如記醜而博之少正卯而見棄於
聖人何也況其所據以攻程朱之說又多程朱所辨而
廢之者而非其博聞之有不及也然且呶呶焉不知止

多見其嵬瑣陋劣而不智也甚矣秦人有敬其老師而慢其師者或問之曰老師衣紫師衣褐或曰然則子非敬其老師也敬紫也今之尊六經以辭華而侮程朱者是敬紫之類也其與法鏡野書曰今之陽尊程朱者多出於爲科舉之俗儒稍知講學未嘗不惟王氏之從王氏之書僕皆讀之矣其發明知行合一之旨最爲有味然由其說終任心而廢講習言雖高而非貞則也聖人之教人也使人賓賓焉於博文好古言行禮樂之間至性命一貫非其時則弗語蓋多爲之方以服擾其聰明思慮之間及其久也內外馴習欲棄之而有不可得故

能強立而不返其機之欲達然後發其本原使知夫道之極焉今義理未明持行不詣而驟使之專事其一念一時之至非不適適然如有自得之樂也然過焉而易忘震焉而易變無所以馴習之故也僕嘗有志於學取先正矩矱而淺求卑行者數年雖無得亦庶幾免於大惡及得王氏之書遽悅而從之盡舍其一切課程而求之於精微數月之後乃頹然喪其所守然後知其學或上哲者有取焉中人以下如僕者殆不宜究心也吾聞聖人之道愚夫與能其事不異其說不高孔孟及程朱是也王氏不然故竊以爲非并貞則矣今之爲王氏者得

勿悅其言而未見其害乎或上哲之取精能融通陶冶而不拘其方非愚者所能測耳以上二說私心所願進於定下者然半年以來所新知亦竭於此幸教而誨之

先生與濰縣韓公復講學於程符山篤守程朱身體力行壁立千仞不囿於俗學不惑於心宗一本規矩準繩內直外方不詭不激釋褐爲工部主政事有不可以去就爭卒以此退居山林著有困勉齋私記尙書讀記春

宛平劉先生

先生諱芳喆字宣人歷官國子監司業學主於庸所求皆子臣弟友之事其中至纖至悉人所不及檢察而忽之者講求必極其當其庸語曰天下無一之不厭庸也久矣顧人以爲庸也而厭之我弗敢以爲庸也而亦厭之我不敢以爲庸也而厭之願人亦弗以爲庸也而終厭之何也事惟庸者可作物惟庸者適用言惟庸者易行也我只道我之庸語而已存天理遵王法體人情遵王法忠也體人情恕也存天理忠恕之本一以貫之者也太極先儒言之備矣吾人不必更增一語但能於日

用之間處己接物之際一言一行務合於道理之當然而不失其中卽是太極曾子之學喫緊處在孝以事親曾子之孝喫緊處在敬以守身不遺父母惡名孝之至也必愼其獨敬之至也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淸曰愼曰勤令無不知之者余請更益以一言曰誠淸而不誠保無飾於外而淆於中乎愼而不誠保毋詳於小而略於大乎勤而不誠保無工於私而拙於公乎誠則淸爲眞淸愼爲眞愼勤爲眞勤念念在國不爲家營事事在民不圖己逸普天大地實受其福矣不問民之貧與不貧但問官之富與不富不問小吏之貪與不貪但問大

吏之清與不清尊卑內外界限截然全靠一箇禮字辭受取與銖兩不差全憑一箇義字觀此可以知先生之爲眞庸矣其他如家書三十首孝友之書也生事死葬之禮皆從至性中流出讀之者未嘗不嘆先生之懇懇懇誠篤而肫摯也庸言庸德其孰如之生平所稱許者成都費燕峯密蔡瞻岷廷治黃岡曹厚庵本榮則有是有非未可爲定論矣

洪洞范先生

先生諱鄗鼎字彪西進士隱居不仕傳絳州先儒辛復元之學教於河汾間著明儒理學備考廣理學備考國朝理學備考共三十卷曰竊聞之先正云論學歸宗不可不嚴與人爲善不可不廣又云吾輩不可以君子自居不可不以君子自勉予之爲備考也內而自考外而考人旣遇之入備考者並望之讀備考者時平湖陸子與之書曰僕浙西鄙人夙聞山右辛復元先生之名而未見其書承乏恆陽幸與山右接壤則又聞先生今之辛復元也且盡刋行辛書因託人私訪之未敢通姓

名於左右者誠欲得先生之書而讀之然後竭誠求正也乃蒙不棄辱賜手教且示以理學備考諸書展卷讀之元元本本議論所及皆足發明先儒之蘊奥且三錫集居喪草具見出處不苟守禮謹嚴蓋非徒言之實能行之有功於世道何如哉不敢私於篋笥將攜以南歸徧告鄉後進俾知太行之西龍門之東復有大儒出其間王仲淹薛敬軒之遺風未墜相與討論而傳習之其爲惠不亦多乎微有商者備考中薛胡王陳兼收並列無所甲乙取朱子名臣言行錄之例而不取伊洛淵源錄之例曰以待後之君子甲之乙之此誠見先生虛懷

若谷望道未見之心然僕謂亦有不可不甲乙者譬如適京師者必先辨其孰爲坦途孰爲險徑然後可以命駕倘並舉以示人而不告之以坦險之分萬一有誤入荆棘者吾心安乎況王陳之爲險徑辯胡之爲坦途前人論之詳矣非吾敢甲乙之也以前人之甲乙者告後人何礙其爲虛懷乎至備考中謂學問只怕異不怕差此又有說學當互相發明小有異者不害其爲大同此但可以言聖門游夏之徒大同而小異者若王陳之與辯胡則非直小異也是大差也即其一生言行豈無可取然豈可以其小醇而並取其大疵每怪世人以陽明

之功業烜赫遂不敢議其學術不知管仲墨翟非無功業者也何以見譏於孔孟其中曲折非一二語可盡嘉靖中粤東陳清瀾先生有學蔀通辨一書備言其弊不識先生曾見之否近有舍親刊其書謹以呈覽又有大興張武承著王學質疑一編言陽明病痛亦甚深切著明僕新爲刋之今並附呈區區之意非欲效世儒之聚訟也但不分別路徑恐學者不知所取舍不識先生以爲何如又贈詩云聞道汾水濱大儒又篤生弓旌不能屈遠追先民程發憤尋絶學非爲求名聲卓卓辛與薛時時在牆羹家學有淵源丕承愈益精著書滿篋笥吾

道賴干城愧我風塵中未獲隨景行河津旣巳遠誰人
閉我盲願言去世䌷繹附在嚶鳴勿嗤下里音如何辱
部英觀此可以知先生矣所著尚有五經堂文集五卷
語錄一卷三晉詩選四十卷又以其父芸茂有垂棘編
作續垂棘編十九卷

安陽許先生

先生諱三禮字酉山歷官兵部侍郎讀中庸天命之謂性謂人生於天而賦此性天人曰一理曰一氣曰一體不可以二視明矣天人既不可以作二視誰敢曰天有善有不善誰敢曰天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又誰敢曰天無善無不善不可以三者加之天不可以三者加之性無疑矣讀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乎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就從嚴父配天爲入首如夫子老安少懷必先老吾老以及人老幼吾幼以及人幼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者也又

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非泛泛言理實有其事焉試將仁人孝子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這一念晨夕提醒上下陟降呼吸可通歲月無間此時心胸倘覺上天下地萬民萬物有一些阻礙否眞覺妄折一枝妄殺一獸卽傷吾親之心一老失養一幼失教卽傷上帝之心千古內聖外王以道統相傳是傳此一副心腸故其平生以顧諟天之明命爲宗旨以告天爲工夫以仁爲一貫以孝爲大本兢兢然體仁行孝以爲天地萬物之根以爲淑身善世之具而其用則斟酌於天理人情之至可見之施行可垂之永久魏氏裔介謂天篤生

之以振興斯道其有以概明季宗良知家每本心而不本天先生知之揭出一天字而實之以仁孝謂自古聖賢窮理正心盡性至命舍敦倫之外更何處見實行卽極之利萬民愛萬物格天地動鬼神感風雷貫日月何莫非君臣父子忠孝節義所推而致焉者其宰海昌也察姦緝暴薄歛明刑儲粟救荒省徭免役平時務孝弟重農桑教民以根本篤實尊親敬長之行禾稼盈疇絃歌滿邑駸駸乎穎川之俎豆中牟之化理矣本身徵民大略如此惟先生講學動曰從某處悟出從某書悟出與格致誠正眞實功夫異矣其最不可訓者講志學一

章謂耳爲天耳聽爲天聰不草草在理上講看邵子聽洛陽橋之杜鵑聲且知宋相之興衰又師曠聞楚歌聲且知南風之不競況夫子又當何如須如此從知天命後會悟覺是天君在內司傳宣似有神告借鳥語花片皆可作符命一般然此但言耳也眼目口鼻手足尙未直到又十年五官百體一派天機順動流行不出無極而太極一點眞元從心所欲者放之彌六合也如大易三百八十四爻處處見一元之變化不踰矩者斂之仍藏於密也如八卦四千九十六變象象不過一畫之精理七十後光景兩目直如日月照臨總無所私呼吸直

如晝夜循環總無歇息口發如雷風振揚總非偏怒律
唾如雨露霑濡總非偏喜手足一動如星迴斗轉巡行
無滯身背一止如山凝岳峙堅定難搖要之息就是天
樞竟不可再言天矣似此說來竟將大聖人看成觀音
文殊偏身皆神通也是非講學中之大魔障歟無怪其
以天自信作爲圖紀播弄神識入於徜彷而不自覺也
所著有讀禮偶見仁孝達天發明聖學問答考正史綱
說聖學發明海昌講學集註丁己問答以天自信圖紀

至聖先師生日考定記

同講諸子

陳錫嘏　許用光　陳獻可　邵蓼三
陳乾庵　陳齊永　許汝龍　田士章
仇兆鼇　方又韓　羅西溪　李石庵
吳文楠　萬　言　張鳴皐　包承翰
朱　振　姜希轍　范光陽　楊雍建
張會菴

安平陳先生

先生諱法字定齋翰林外歷郡守監司潛心正學嚴詆異端著明辨錄其論象山合乎禪宗曰自古聖賢之教人不過使之循乎子臣弟友之常謹乎視聽言動之則而求之遺經以致其知反之身心以踐其實去乎外誘之私充其本然之善如是而已故曰夫道若大路然無他元妙之可言也自達摩入而後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自宗杲教人靜坐體究而後有改頭換面之伎倆於是好高欲速者慕其高妙而希冀捷獲絕聖棄智定慮澄心以求之虛無曠渺之中其恍惚之間偶有所見遂矜

爲獨得以爲至道之妙不外乎此乃舉吾儒所謂一貫所謂仁所謂天理者皆以釋氏之本來面目當之葢彌近理而大亂真矣曩余伯父拙夫先生少年讀書攻苦屢試皆冠其儕偶一日嘆曰是豈聖人之學乎遂棄其青衿慨然有求道之志因往深山中靜坐月餘忽見此心光明洞徹與天地萬物爲一體一矜持便了不可見以爲此一段活潑潑地何以實有諸己法塒不𧸐所謂竊怪聖門中何故有此一段奇特景象六經四子之書何故未嘗一言及之後以憂歸里於山寺中取楞嚴圓覺法華金剛等經觀之其言極相符合因疑佛說所所謂

形而上者與聖人同及讀朱子文集見廖子晦亦嘗極力尋究於日用事上見所謂廣大虛靜者以爲大本又聞居默坐見所謂充周而洞達者萬物在其中各各呈露而朱子以爲用心太過思慮泯絕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與聖賢眞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不可同年而語又引橫渠先生所謂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者以曉之乃知子晦爲靈明之空見所持與禪宗靜智妙圓光明寂照者無異而聖人之說無是也其後讀象山文集於楊慈湖則有雙明閣之悟於詹子南則有下樓

之悟於徐仲誠則有槐堂鏡中觀花之見他若慈湖之在太學循理齋夜憶先訓默自返觀已覺天地萬物通爲一體王陽明之在龍場日夜端居默坐澄心靜慮以求諸靜一之中一夕大悟汗出踴躍若狂陳白沙之靜坐久之見此心之體隱然呈露錢緒山之靜坐僧房凝神靜慮倏見此心真體蔣道林之寺中靜坐半年一旦忽覺此心洞然宇宙渾屬一身羅念菴之坐石蓮洞中有悟恍惚大汗洒然自得羅近溪一日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榻前陳之其父亦起舞凡其學之墮落禪室者無不有此頓悟之機與子晦所見無二顧乃矜爲獨得

驚爲妙悟而不知拾前賢之唾餘墮空門之妄見終身迷惑而不知返而於天理民彝大本達道之實然而不可易者慨乎其未有聞也是何異寶燕石而遺美玉懷魚目而棄明珠不亦可哀也哉夫子晦得朱子而就正之乃恍然悟其所見之非而曰非夫子之教幾殆乃象山之於慈湖舉四端以發明本心慈湖當下忽覺此心澄然清明亟問曰止如斯耶象山曰更有何也於徐仲誠令其思孟子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仲誠處槐堂一月問之云如鏡中觀花象山謂其善自述因與說云此事不在他求只在自己身上仲誠因問中

庸以何爲要語答曰我與爾說內爾只管說外看其機鋒迎擊眞是一棒一喝手段其於慈湖則嘆其一日千里又曰楊敬仲不可說他是禪於詹子南之安坐瞑目半月操存一日下樓忽見此心澄瑩中立者則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且證其爲知仁勇證其爲萬善皆是物嗚呼孟子之言四端在察識而擴充之由火然泉達之機以至於保四海而象山借之以識取其靈覺之心孟子之所謂反身而誠者朱子謂乃窮理力行工夫成就之效貫通純熟與理爲一處則是非歲月之功所能至而直欲於一月之間識取是其所謂反身者不過反

觀內照所謂萬物皆備者不過鏡中影象而已至知仁勇之達德所以行達道惟聖人不思不勉下此皆不能無學問思辨力行之功今乃瞑目安坐操存半月而遂可以全三德而備萬善雖顏閔而不能幾此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者耶是則師弟之間傳授心法無非瞿曇之故知桑門之衣鉢雖善辨者亦不能爲之解也或謂象山亦云本心之善非有動靜語默之間又云定之於動靜非有二是亦非專求之於靜也曰禪宗亦非專求之靜故謂行住坐臥都不放空運水搬柴無非是道主人翁欲常惺惺宗杲教人靜坐體究而又作正邪論

以闢靜坐之非象山之動靜皆定亦猶是也曰動亦定靜亦定非程子之說乎曰固也程子不云乎釋氏有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朱子論象山只踐履他之說又曰釋氏只恍惚之間見得此心性影子卻不曾細見得真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正使有存養之功亦只存養他所見的影子是其動靜之間所見不同所養亦異不然釋氏何以棄人倫而遺物理象山何以詆格致而外見聞胡文敬又謂象山身在此能知民間事又豫知死期爲異學無疑按程子遺書有云方外之士有先

知者有諸曰有之向見嵩山董五經能如此問何以能爾曰只是心靜靜而後能照又問聖人肯爲否曰何必聖賢使釋氏稍近道理者便不肯爲釋子猶不肯爲況聖人乎以釋氏所不爲者象山乃以示其神奇又得禪之淺焉者矣其辨致良知曰昔者子思嘗言致良知矣曰其次致曲孟子嘗言致良知矣曰擴充四端朱子嘗言致良知矣曰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曰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皆由其偏而致其全由其發見之微致之以至於不可勝用由其所從生致之以至於其所終極如是而言致良知所謂充其本然之善也豈非聖門最切

至要之功而陽明之所謂致良知者不爾也其言曰天性之眞明覺自然自有條理又曰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致吾心之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是所謂良知者已自然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所謂致焉者毫不假推致之力純任自然無往非道所謂萬法從一心流出夫以孔子生安之聖至七十而始從心所欲不踰矩今欲槪之人人不學不慮坐致於此失虛靈之運用非天則之自然其不至猖狂妄行流爲無忌憚小人者幾希矣故其言曰這些子看得透徹隨他千言萬語是非誠僞到前便明合得的便

是合不得便非如佛家說心印相似又曰良知原是完完全全的是的還他是非的還他非只是依著他更無有不是處其全集中如此者不可殫述此任心之弊也先儒亦云正心之始當以心爲嚴師然非究竟法也葢是心之知氣拘物蔽所發安能盡是大學之毋自欺亦在致知已後其於善惡見之已眞故戒以毋欺非謂心生萬法也或曰陽明以去人欲存天理爲致良知者非乎曰大學之序知至而後意誠知有不至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者且欲之難去而理之難存也是以聖人先之以格物致知使其眞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如知烏喙

之不可食則必不食而又涵養之於端莊靜一之中謹之於視聽言動之則其臨事也又致其省察克治之功如是而人欲庶乎可去天理庶乎可存今陽明直以愼獨戒懼爲格物以刻刻去人欲存天理爲致良知既無格物致知之功又無莊敬涵養之素無可擬議無可持循而但欲於發念之時憑虛蹈空恃此知覺之靈以去欲而存理不惟所謂天理者見之未必得其眞即所謂去焉存焉者亦急迫躁擾視其心如寇讎故其言曰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甯靜不甯靜又曰持志如心痛葢以强制其心如克伐怨欲之不行焉者耳且佛氏於

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陽明以佛氏本來面目爲良知又以隨物而格爲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存他本來面目又欲人將貨色名利等心一切消滅只留心之本體便是寂然不動所謂不思惡也又謂心體上著不得一念留滯不但私意即好念頭亦著不得些子所謂不思善也是則隨物而格即去人欲存天理而去人欲存天理不過存養本來面目其本體工夫只在不思善不思惡與聖人所謂去人欲存天理者燕越異向矣至禁過其心苦其滅於東而又生於西也又欲於靜中追究搜好貨好色好名之根逐一克治真乃

鼓怒浪於平流震驚飈於靜樹以致其徒有剜肉做瘡引犬上堂而逐之之疑而陽明反斥之爲自私自利不知己之爲此正程子所謂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其爲自私自利也大矣如是而曰致良知亦借聖言以文其奸以塗天下後世之耳目適足以汨其良知而已若夫訓格物之謬無善無惡之非廢學廢行之弊知行合一之妄見於整菴涇陽景逸及近時張武承所論著詳矣學者取而究心焉然後知其爲正學之榛蕪心法之螟賊闢之而後可以入道有不容假易焉耳先生本其實學卓爲賢良所歷之地以教養爲實政凡

與上官往復稟詳興利除弊以及爲官民挽回風氣申明法戒皆手自親裁或數百言或千餘言情詞懇款仁義周匝沁人心脾久而猶感其孫若疇所刋猶存集論治居其七八而學之本末益可見矣至所著易箋辨來易錯綜之非是謂先儒雖言卦變未有易其陰陽剛柔之實顛倒其上下之位者今以乾爲坤以水爲火以上爲下混淆汨沒而易象自此亡矣其辨至爲明晰又著有河干問答制義醒心集內心齋詩稿

絳州陶先生

先生諱世徵字覥庵與党冰壑李闇章兩先生同學平生願學孔子即一部論語追想夫子之精神命脈名曰活孔子其自序曰子輿氏有言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後之學者舍此更誰願乎然欲學孔子須先識孔子之所以爲孔子不然認且非眞學從何處下手一部論語無非孔子精神流露然更有夫子無行不與之語或弟子極其贊揚形容之語較尋常答問尤爲親切故特錄之以備觀玩想像精神命脈之所存久之殊覺夫子之眞面目隱躍在阿堵中恍若有親相告語者噫孔子豈遠

乎哉謂此即活孔子也可其唱唯篇自序曰聖門高弟

顏子而外即屈指曾子一領博約而唱一闢一貫而唯

皆夫子之嫡派也吾儒欲取法夫子當先於得夫子之

眞傳者而取法焉則途徑昭然步趨亦易所謂要知上

山路須問過來人也故集唱唯合篇以爲希聖司南云

又有人鬼關謂夫學也者學爲君子不流於小人之歸

斯已爾吾夫子每提君子小人並論葢欲人觀君子而

思法觀小人而知戒也法君子則立人極踵小人則墮

鬼趣生死聖凡轉盼分途學者不可不愼所趨也不然

向背一乖人鬼異境品地汙下終身莫贖矣自造哲命

日進乎高明是大有望於吾儕者周則光明比則暗昧暗昧鬼行藏也懷土懷惠何等卑污墦間乞鬼也巧言令色何等嫵媚夏畦病鬼也易事光明須眉可以洞見人境也難事艱險蹤跡無可捉摸鬼宅也驕是鬼聲勢欺是鬼作用未有小人而仁洞察心曲照鬼鏡也上達天衢下達鬼路不知三畏是大膽鬼必獲天誅肆無忌憚是凶頑鬼必有鬼禍閒居不善是憨瞞鬼行險徼倖是痴愚鬼的然日亡是無下場頭鬼此從粗淺處箴砭未必非提撕警覺之一助也反求諸身者其可以驗之

長洲彭先生

先生諱隴字雲容號一菴進士官知縣晚年篤守程朱嘗語其子定求曰始吾涉獵泛濫好語渾同殆於讀書之道猶騎牆見也今得所依歸敢自居於荒耄乎作志矩齋終日端坐讀書於四子五經性理大全諸儒語類目營手注晝考夜思勤篤甚於諸生七十壽辰申命定求曰聖學至窮神達化之域而究歸於一矩故知吾黨爲學居敬窮理須臾不容少解尙何曠逸之敢耽馳騖之敢遑耶吾非敢謂學爲聖人特當聖人心矩合一之年吾始從而志之僅如聖人初學時亦自悔其晩爾及

卒諸門人高弟追慕師德祀先生於平時設教之地私諡爲仁簡先生張秋紹夏爲之言曰夫欲扶道術以正人心者必先辭闢異端孔孟已有成法顧昔之異端在吾儒外今之異端在吾儒中昔之新學不自諱其異今之新學必强飾爲同能不爲惑亂者有幾先生其吳會一人矣乎少壯志學泛覽諸說未決所宗自歸林後杜戸潛心究竟斯事讀顧高遺書而有當於衷由是耑主程朱日以居敬窮理作課程又爲學者錚于警之而不喜僞儒登塲號召習氣第因諸生執經問業從容指點俾沿流泝源手注孝經小學以授故士之游其門者大

率皆厚重寡言以文會友也即以友輔仁非合己物而成之博約而貫之者耶初猶龔大洲出世了凡立命之說冀以化導末俗已而舍旃壬戌冬攜公子侍講君過錫山拜道南祠會友東林益大感發歸葑溪遂取主一之義自號一庵一者何也曰仁也仁斯簡矣易贊乾元坤元繫以易知簡能是其大指乎年來余數叩先生書齋見中懸高子所書程子四箴手題其上曰師承儼在座旁皆粘四方名賢問答及侍講君京邸講業家書疑塵滿榻靜對穆如余偶問曰先生比者亦登虎阜乎答曰廿年不到矣笑指庭中拳石語曰此我之虎阜諸山

也醇篤若此按吳郡先儒當推魏恭簡王仁孝兩先生吾聞仁孝先生事親至孝以橐籥後進爲已任從游及四百餘人戒其無標門戶增長言詮而先生得其仁恭簡先生初執禮甚嚴歸之涵養本體中年以後純如也而先生得其簡今合二者以誅先生不亦追配往哲以風勵來茲乎哉定求字訪濂修撰歷官侍講在翰林四年歸里不復出研味宋明諸儒遺書嘗與門人林雲翥書云有願進於足下者二一曰無遽求高遠而略庸近子臣弟友君子之道至聖以爲未能庸德庸言至聖以有餘不足爲斤斤孟子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然則舍

倫常日用事親從兄之事不爲而鉤深索隱以爲聖人之道有出於人心同然之外者必且流爲異端堅僻之行矣一曰無妄生門戶異同之見滕口說而遺踐履朱子之會於鵞湖也傾倒於陸子義利之說此陽明拔本塞源之論致良知之指一脈相承其因時救弊乃不得已之苦衷非角人我之見僕諷詠遺經蕩滌瑕滓因有儒門法語足下有志聖賢當以念臺人譜證人會二書入門且無嘵嘵於紫陽姚江之辨也夫不辨姚江之頓悟安能得紫陽之踐履朱子之所以爲千古正學者在讀書窮理居敬存誠與顏子之博約曾子之格致誠正

同一存省同一克治也皆由工夫而得本體豈象山之六經皆我註脚陽明之滿街都是聖人所能同日語哉藉鵞湖之一會以爲朱亦同於陸者陽明之援陸以自援也洪水猛獸何詆毀叉若是其甚乎倘可謂之一脈相承乎一庵先生專主程朱過庭之下豈不聞耶則儒門法語不得盡爲家法矣

深澤王先生

先生諱植字槐三有思乎長孺之戇而用以自檢故號曰戇思進士官知縣生平恂恂自持不輕以聲色加人然不肯隨俗俯仰於流品之不類者往往嚴界閾以待之積學既久遊歷半寓內見聞日廣識力益定仕於粤廉直持平名大著未竟其用退而著書有四書參註濂關三書正蒙初義皇極經世全書解權衡一書韻學臆說道學淵源錄讀史綱要其崇德堂藁言學言治均極見本末心性說曰治法由於心法而事功由於性功自虞書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心之始也仲虺言降衷

下民若有恆性詁性之始也至孔孟大暢厥旨遂開道
學之宗大學言心不言性非不言性也明德即其性中
庸言性不言心非不言心也戒懼慎獨即其心孟子合
而言之曰盡心知性曰存心養性知性即盡心之要道
而存心即養性之實功此鄒魯授受之指歸後先若合
符契顧嘗歷考先哲微言竊謂心之與性歧而二之不
可混而一之尤所不可左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
生中非即性之謂乎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若
爲劉子特下一解然者非中之所謂性者乎然而性有
理有氣以理則易言繼善成性中庸言天命之謂性孟

子言性善程子一言以明之曰性卽理也是卽所謂受天地之中者是曰義理之性以氣則易言天道之陰陽地道之剛柔而又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氣也剛柔質也人亦有然故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蓋所謂性相近所謂動心忍性所謂性也有命焉皆謂氣質之性也若夫易言洗心大學言正心而孟子之言心也曰良心曰本心曰求放心皆不外人心道心之義亦猶性有理氣之分非心與性各爲一物也故張子曰心統性情又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

知覺有心之名然則心性之相爲體用者歧而二之其可乎顧嘗卽太極陰陽之理論之朱子曰性猶太極心猶陰陽太極卽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性無形而爲理之宗猶所謂無極而太極也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皆心之爲之性則乘是以見焉故朱子言太極曰動靜者所乘之機其言心亦曰出入乘氣機蓋離氣不可以見理而不可卽以氣爲理離心不可以見性而不可卽以心爲性又烏得混而一之也哉且孔孟之言心所以無爲心累者蓋心爲人之神明至虛至靈而具衆理非卽

心以爲理故誠意之前必有格致之功而養心之道則有操存之力皆所以充虛靈之體以復其天地之性而不流於空寂之學也若卽人心之靈明以爲理而前無格致之功內無操存之力將以意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烏知不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而毫釐千里去先聖之道遠矣則惟混心性而一之而不知其體用相須顯微一貫之妙嗚呼後儒談心學者所以易入於禪而明心見性之異說且中於人心害及後世可勿嚴其辨哉

其道學淵源錄序曰道學之名古未有也宋始有之而宄臣盤朝廷遂明以示禁嗣亦知道學非可禁之名也

易名以僞學而禁之夫道莫大於孔子而善學無如諸賢道學也而受訾不甚舛乎宋史獨取所訾之名特爲列傳實以當代大儒雖儒林名流不得與其識加人一等矣自是以後又有朱陸異同之說陽儒陰墨幾欲胥天下而入於懸空頓悟之幻境是上之所不禁者又更蠧之以異學一途何曾自爲禁之乎然考之祀典眞儒雖不遇於時往往爲後王所追崇此卽天理之常存而人心所以不死也余嘗考配享從祀所由始盍諸賢從祀自漢章帝始先儒從祀自唐太宗始而改議進黜者則明太祖黜揚雄世宗罷荀况十八人又改祀鄭衆五人

於其鄕而進陸九淵神宗初又進王守仁陳獻章若吳澄之祀則英宗始之而嘉靖九年嘗一罷黜者也竊謂道學之統如祖宗於子孫一脈相傳而異派別宗不能參乎其內朱子所以從祀者謂其接孔孟之眞傳也朱是則陸非矣陸非則吳與王陳將得爲是歟韓愈之從祀也以其言堯舜以來相傳之緒至於孔孟而荀揚不得雜也學術雜卽於道無與且以陸吳王陳校論之守仁之精神魄力更勝於三子然其學術事功多雜於權謀機變之所爲如荀况言性惡卽當黜守仁乃曰無善無惡性之體此卽性無善無不善之異說也程子謂揚

子原不識性更說甚道守仁得無類是朱子補格致傳最有功於聖學守仁乃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無論其爲無頭學問且由其說則是格物在致知豈致知在格物之謂乎夫從祀之典爲道學也若但以氣節勳業取之則古今來氣節勳業如守仁者當不乏人欲盡厠於從祀之列可乎竊意鄭衆等改祀其鄉之例正可以處儒林諸子而不必入聖人之庭可也論世者其以爲然否先生官粵時以強項吏稱者少也而先生固非無本矣